

浴日先生的中學時代

吳文曉

故友李浴日是國內知名的兵學家，關於他成名以後的事蹟，本刊編輯委員會已約了幾位名家執筆了。這裡，我想談談浴日的中學時代。

民國十五年八月我考進了廣東省立第一中學（以下簡稱「一中」），它的前身是廣雅書院，民國廿年以後改為廣雅中學。初中一年級，同班裡有一位年紀比我大三四歲，長得很結實的同學名叫李鐵軍（浴日一名係他在上海讀書時開始用的，以後著譯多用此名），這就是後來成為兵學家的李浴日了。浴日沈默寡言，好讀書，氣味和我很相投，起居作息常常在一起，親愛如兄弟，從此成了莫逆之交了。

「鐵軍」二字普通說來有勇敢善戰的勁旅之意。浴日在「一中」時候用這個名字。足見他少年時代就有立志做兵學家或為國家建立一個勇敢善戰的勁旅，以抵禦外侮，復興中華的大志。

再從他在「一中」時候所閱讀的課外讀物來說，當時一般中學生，除一些左傾份子喜讀郭沫若、成仿吾等匪黨作家的作品外，大多數的學生都愛讀紅樓夢水滸傳等小說，奇怪的是浴日却與眾不同，他的書架上除了教科書外，放滿了周秦諸子，左傳，四史，菁華錄之類的線裝書，其中他常常看的記得是「孫子」，以一個初中學生居然閱讀這些線裝古書，我當時頗以驚異的眼光來看他，因為我對這些書本很少涉獵，和他雖然是日夕相處，卻沒有談過這些書之事。後來他譯著的「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出版，我從這件事聯想起來，才悟出浴日的研究兵學是淵源於中學時代，不是一朝一夕的成就了。

上面已經說過，浴日是民國十五年八月進「一中」的，那時正是蔣總統率師北伐，國民革命進入高潮的時候，而「一中」又是革命策源地——廣

州最著名的中學，共匪要毒化青年，首先就攫奪這個學校，透過了他們劫持下的國民黨青年部，除了派親共份子陳某為校長外，並派遣大批職業學生混進了去，在學校裡建立了少年先鋒隊、濟難會（第三國際的一種外圍團體）血花劇社等組織，許多純潔熱情的青年被他們誘騙進去，從此神聖的學府，變作共匪鬪爭的戰場，弄得學潮澎湃，絃歌幾絕，真是鬧得天翻地覆，沒有片刻安靜，反對他們鬧鬧的人，被批評得體無完膚，連祖宗三代都遭清算，埋頭讀書的人，都給你帶上落伍頑固的帽子；大家噤若寒蟬，不敢發半句怨言，否則便有捱打或被退學的可能。就在這樣萬分險惡的環境裡，浴日却以一個國民黨員的身份（因為我當時年幼，沒有入黨，他是否「一中」黨部的負責人，不得而知，後來也沒有問他）挺身而起，不顧一切，進行反共戰鬥，居然能在學生會中活動，成了學生會中的反共中堅人物，每次學生大會，看他和共匪份子辯論得面紅耳赤，甚至拳脚交加，演出全武行的場面不知凡幾。當時幼弱的我，看來頗有點害怕，而浴日却愈戰愈勇似的，有些同學們勸他，反被他說服過來，變為他的有力支持者。這種不畏強暴的戰鬥精神，在他的中學時代已經表現得有聲有色了。

正因為他反共最力，共匪學生恨之刺骨，成為他們眼中之釘，當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匪酋葉劍英在廣州暴動的翌晨，浴日就被共匪指名捕去，關在東堤的××會館裡，正擬下毒手之際，幸而我反共將軍李福林的部隊反攻過來，共匪倉皇逃竄，浴日倖免犧牲，真可說是虎口餘生了。

記得浴日脫險回來第一句話就說：「想不到今生還能看見你啊！」當他歷述被拘時的遭遇和共匪的狰狞面目，至今都有些餘怖。從這一段事蹟看

來，浴日在中學時代，已是一個反共的急先鋒了。再說到大革命時代的「一中」，被稱為革命的學府，注重軍訓，並實施軍事管理，每天一操一講，學生們穿起草綠色的制服，托起粵造的七九步槍，儼然一個丘八似的。許多嬌生慣養的同學，對此種軍事生活甚感拘束，嘖有煩言，每天清晨出操，總是到得不甚踴躍，下午上講堂更是寥寥無幾，尤其上典範令一類課程時，儘管教官們很起勁的逐條講解，聽者却是枯煙無味，打瞌睡者有之，看小說者有之，溜去合作社吃零食者有之，只有浴日和少數同學屹坐在課堂裡，凝神諦聽，毫不馬虎，在當時一些同學談來頗以為他是一個怪人了。

又記得那時每星期六上午，照例有兩小時的野外演習，教官們把我們帶到學校附近的丘陵地去做野戰演習：有一次演習進攻，教官發令要我們跳過一條頗寬的壕溝，那時正是雨後泥濘，壕溝積水，大家正在遲疑不決之際，浴日却隨着教官跳了過去，不愾滑倒在溝旁，弄得滿身泥漿，有如鴨鴨，大家嘩然取笑，浴日却趕快爬起，繼續前進，毫不理會。

浴日在中學裡對軍事課程如此認真學習的態度和勇毅篤實的精神，又可以作為他後來成為偉大兵學家的注脚。

浴日逝世已經一個多月了，愧慚的是我不是研究軍事，不能對他的兵學理論有所闡釋，只能就他中學時代的瑣事作一個憶述，使大家對浴日有更深的認識，聊以誌我個人對他的哀思。